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神圣人生论

上册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神圣人生论

上册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徐梵澄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Sri Aurobindo

THE LIFE DIVINE

The Greystone Press, New York, 1949

All India Press, Centenary Special Edition, Pondicherry 1972

本书据纽约格雷斯通出版社 1949 年版译出

又据琫地舍里全印度出版社 1972 年百年诞辰纪念精印本校订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卷 宇宙与遍在真实性

第 一 章	人类的企慕	3
第 二 章	两种否定 甲 唯物论的否定	8
第 三 章	两种否定 乙 出世道的拒绝	20
第 四 章	遍在的真实性	29
第 五 章	个人的命运	38
第 六 章	宇宙中人	47
第 七 章	私我与对待	56
第 八 章	韦檀多之知识方法	66
第 九 章	纯粹存在者	78
第 十 章	知觉力量	87
第 十 一 章	存在的悦乐：问题	99
第 十 二 章	存在的悦乐：解答	109
第 十 三 章	神圣摩耶	122
第 十 四 章	超心思为创造者	133
第 十 五 章	无上真理知觉性	144



第十六章	超心思三位·····	155
第十七章	神圣心灵·····	164
第十八章	心思与超心思·····	173
第十九章	生命·····	189
第二十章	死亡,欲望,与无能·····	205
第二十一章	生命之升起·····	216
第二十二章	生命的问题·····	225
第二十三章	人的二重心灵·····	237
第二十四章	物质·····	251
第二十五章	物质之结·····	261
第二十六章	体质上升的系统·····	274
第二十七章	有体的七弦·····	284
第二十八章	超心思,心思,与高上心思摩耶·····	294

第二卷 明与无明——精神的进化

第一部 无限的知觉性与无明

第一章	非决定者,宇宙决定,与不可决定者·····	317
第二章	大梵,补鲁洒,伊湿筏罗,——摩耶,勃罗 克里谛,烁克谛·····	345
第三章	永恒者与个人·····	392
第四章	神圣者与非神圣者·····	416
第五章	宇宙之虚幻;心思,梦,与妄识·····	443
第六章	真实性与宇宙虚幻·····	471



第 七 章	明与无明.....	518
第 八 章	记忆,自我知觉性,与无明.....	539
第 九 章	记忆,私我,与自我经验.....	549
第 十 章	同一知与分别知.....	563
第 十 一 章	无明的界际.....	594
第 十 二 章	无明之起源.....	608
第 十 三 章	知觉性·力量之除外集中与无明.....	625
第 十 四 章	虚伪,错误,不善,与罪恶之由来及其对治	642



第一卷

宇宙与遍在真实性

第一章 人类的企慕

人，在他的醒觉了的思想中，他的最早的先务，看来仿佛是他的必不可免的究极的主要事务，——因为这经过了最长久的怀疑论诸时期而犹存，每趟被贬斥后又回转，——亦即是他的思想所能憧憬的最高者。这事自显表于‘神道’的推测，向完善化的冲动，对纯粹的‘真理’与无渗杂的‘幸福’之追求，一秘密的长生的意识。人类知识的古代黎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恒常的企慕之见证；今天我们见到人类是履足了对‘自然’界外物的胜利的分析，但是不满意，准备回到他的原始的想望中。明智的最古的公式亦自许为最后的公式，是——‘上帝’，‘光明’，‘自由’，‘永生’。

人类的这些固执的理想，与其寻常经验相违反，同时又是许多更高深的经验之肯定。这些高深经验，于人类为非正常，在其有组织的全般性上，只能由一革命性的个人努力，或改革性的普通进步而达到。在一动物性的、自利自私的知觉性中，而知道、而保有、而成为神圣本质，变化我们的半明的，或幽暗的物理的心性，为全满的超心思的光明，在只承受飘忽的暂时满足又为生理的苦痛与情感的忧患所围攻之处，而建立平安与自体存在的福乐，在自呈为一聚积机械的需要之这世界中，而建立起无极的自由，在隶属于死亡与常变的身体中，而去发现且实践不死之生命，——凡此皆呈献于



我们面前,作为‘上帝’在‘物质’中之显示,‘自然’在她的地上的进化之目标。这些未经实现的理想,与已经实现的事实之直接冲突,在通常的物理智识,以其知觉性的现在这组织为其可能性之极限者,是反封它们的有效性的最后理由。但是,设若我们对世界工事取一更有筹度的观念,则此直接反对,倒像是‘自然’的最深沉的方法之一部分,是她的最完全的认可之钤印。

因为,一切生存问题,原本皆是和谐的问题。问题之起,起于一未解决的矛盾之认识,与一尚未发现的调和或合一之本能。以未解决的矛盾而自安,于人之实际的和较属动物性的部分是可能的,但于他的充分醒觉了的心思则不可能,而且,即算是他的实际的诸部分,也只是逃避这普通的需要,或由拒绝问题,或由接受一粗率的、实用主义的、未启明的妥协。因为原本是全‘自然’寻求一和谐,如生命与物质在其自有的境域中,一如心思在其知见之安排中。所供给的材料之显似的纷乱愈大,或必加运用的原素显似愈相乖反,甚且至于不可调协的矛盾,则其刺激也愈强,而且它驱策向一更深微更有能性的秩序,非寻常从一番不如此艰难的努力可得者。活动的‘生命’与一形体的材料相调和,其中活动本身的情形似是惯性了,乃是‘自然’已解决的一矛盾问题,她常求在更大的复杂性上解决得愈好;因问题的完善解决,将是一充分组织了、支持着心思的动物身体之物质的长生不死。知觉的心思和知觉的意志,与一形体和一生命相调和,而它们在本身中非显然自觉,至多只堪有一机械的或下知觉的意志,这是另一矛盾问题,‘自然’已解决而产生可惊的结果了,而且她常憬对更高的奇迹,因为她的究极的神奇变现,将是一动物知觉性不更寻求却已具有‘真



理’和‘光明’，而有实用的全能，生于直接的已完善化的知识之具备的。然则不但人类和合更高的矛盾这向上的行动本身合乎理性，亦且它是一律则和一番努力的唯一合逻辑的圆成，似是‘自然’的基本方法，和她的宇宙的努力之正当意义的。

我们说起‘物质’中‘生命’的进化，‘物质’中‘心思’的进化，但‘进化’这一名词，仅是牒出了现相而未加解释。因为好像没有理由，为什么‘生命’要从物质原素进化出，或‘心思’要从生命的形体进化出，除非我们接受‘韦檀多’学的答案，说‘生命’原已内含于‘物质’中，‘心思’原已内含于‘生命’中，因为在真元上，‘物质’是隐蔽了的‘生命’之一形式，‘生命’是隐蔽了的‘知觉性’之一形式。然则好像无碍于在这一连串推理中，进一步承认心思知觉性本身，可能只是出乎‘心思’以外的诸高等境界之一形式，一隐蔽。在那情形下，人的不可克服的行动，要趋向‘上帝’，‘光明’，‘幸福’，‘自由’，‘永生’，在此一连串之适当处，自呈其只简单是‘自然’正拟超出‘心思’而进化的迫切行动，也像她所植于某些‘物质’形式中的向‘生命’之冲动，或她所植于某些‘生命’形式中的向‘心思’之冲动，同样自然，真实，而且正当。如于彼，亦于此，冲动多少是幽暗地存在于她的各个器皿中，具备一永是上升的系统在其自要‘是为’的意志之权能中的；如于彼，亦于此，是渐渐进化出且必至充分进化出必需的器根与官能。如向‘心思’的冲动，是从在矿物和植物中的‘生命’之渐有感性的反应起，一直排列到在人中的充分组织，同样地，在人本身也有同此一上升的系统，有一高等且神圣的生命之准备，倘若没有更多什么的话。动物是一活的实验室，据说‘自然’在其中制出了人。人自身很可能是一思维的活实验室，其



中以其自知的合作,‘自然’志在制作出超人,神。或者,我们毋宁说,是要显示上帝呢?因为,倘若进化是‘自然’进步地显示出在她内中眠藏者,工作者,已内化者,则进化亦是‘自然’之秘密为‘自然’者之显明的实践。然则我们不能要她在她的进化之某阶段上停顿下来;如或她表示任何原意,或作任何努力,要超越出去,我们既无权与宗教家同斥其为颠倒,僭越,亦无权与理性主义者同斥其为疾病,疯癫。倘若这是真:‘精神’是内含于‘物质’中,而明显的‘自然’便是秘密的‘上帝’,则在人本身中神圣者的显示,在内与在外于‘上帝’的实践,皆算最高最正当的目标,于地球上人类为可能的。

如是,神圣的生命而在一动物性的身体中,一长生不死的企慕或真实性,而寄寓于一有生死的住宅里,一独一旦遍是的知觉性,而自表于有范限的心思与分别了的私我中,一超上的,不可下界义的,无时间无空间的‘存在者’,独使时间与空间与宇宙为可能,而且在这一切中,高等真理可为低下一项所证实,——这永恒的矛盾和永恒的真理,于人类的深惟推理,亦如于其坚住的本能或直觉,皆自证其为正当了。有时有些尝试是作了,要结束一切逻辑的思想所声称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劝导人们将其心思活动,范限于宇宙间它们的物质生存的应用和切近的问题上,但这类逃避,在效果上皆从来未尝永久。人类从之退转,反增强了疑问的冲动,或更猛烈地饥渴于一直接解决。由此饥渴,神秘主义得势了,新的种种宗教兴起,代替了旧宗教。旧宗教是为怀疑论所毁坏了,或夺去了重要性,而怀疑论本身又不能满足,因为,虽它职在诘难,却又不愿充分究诘。试行否认或窒塞一种真理,因为这真理在其外表工事上



仍是幽暗，且太寻常为黑暗主义的迷信或一粗朴的信心所表呈，这尝试本身便是一种黑暗主义。要逃避一宇宙性的需要，因为这艰苦，难于以当时可触知的结果证明其正当，亦缓于调制其活动，这逃避的意志，终于必发为对‘自然’的真理之拒绝，对这伟大的‘母亲’的隐秘的、更强大的意志之反叛。较好且较合理性的是接受着她不许我们当作了人类而拒绝者，且将其从盲目的本能，幽暗的直觉，匆遽的企慕之境，提升到理智之光明中来，到一有了训练的、知觉地自加向导的意志中来。若使有任何高等光明，属照明了的直觉或自体启明的真理者，——这，于今在人中是或被阻滞而不能为功，或以间断的、似从幕后的外窥而活动，或如我们的物质天空中之极光偶尔展现，——于此我们也不必怯于愿望。因为，好像是这样方是知觉性的次一高等境界，而‘心思’不过是一形式，一障蔽，而且，经由那光明之辉煌，正可有我们的进步的自我增大之路，达到无论那一最高境界是人类的究竟归宿处。



第二章 两种否定

甲 唯物论的否定

肯定世间之神圣生命，与生死界中之一永生的意义，这一说不能有根据，除非我们认定不但有永恒的‘精神’为此躯体宅舍之寄寓者，著此容易变换的袍服，且更承认所以成之之‘物质’，是一合宜而且高华的质料，‘他’常以织造‘他’的衣袍，回复建造‘他’的无尽的一系宅舍的。

即使这样，也不够保障我们从躯壳中的生命不作退转，除非我们与诸奥义书同其见解，见到现相之后，真性之中，这存在之两极端原为一体，而我们能用正同古书中一样的话，说‘物质亦即是大梵’，且能充分推许此雄强拟议之价值，以谓物质世界，乃‘神圣本体’之外表躯壳。而这仍是不够的，——因这两端既显似如此遥隔，——认其为一体亦不足以说服理性的智识，倘若我们不肯承认‘精神’与‘物质’间有一系上升的阶层，为‘生命’，‘心思’，‘超心思’，及联系‘心思’与‘超心思’的若干等级。否则，这二者必出现为不可妥协的仇敌，以不快乐的婚姻联于一处，而离婚是唯一合理的解决。视之为—，在名相中彼此互代而表述之，成了‘思想’上不



自然的虚构,与事实的逻辑相违,只在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方有可能。

若使我们仅认定一纯粹的“精神”,和一机械的无知的物质或力量,名其一曰‘上帝’或‘神灵’,另一曰‘自然’,究极必然会是我们或则否认‘上帝’,或则背弃‘自然’。为了思想与生命,则势必拣择其一。‘思想’来而否定其一,以为想象之虚幻;或否定其另一,以为识感之虚幻。‘生命’来而固定于非物质者上,在一种厌离中或自忘之极喜中逃避其自体,或则否认它本身之永生性,取道则离乎上帝而趋向动物。数论(Sankhya)之‘神我’与‘自性’,即被动的光明的‘神灵’,与其机械地活动的‘能力’,了无相通之处,甚至其相对的惯性诸态亦然;其对反,只可由其循惯性发动着的‘活动’之止息以归于不变之‘止寂’而消除,在其上尝投以一系无生发的影像而无功者。商羯罗(Sankara)的离言的不活动的‘自我’,和他的各种名色的‘摩耶’,皆同样是相违异而不可调叶的多元体;它们的严酷的对反,只能以种种幻相镕解于永恒‘玄默’之唯一‘真理’中而止息。

唯物论者却有一较容易的场合。他可以否定‘精神’,以达到一较易说服人的简单论断,达到真一元论,‘物质’之一元,或否则‘力量’之一元。但在此陈说之严格性中,他却不能永远坚持其说。他亦复归结到立下一不可知者,与被动的‘神我’或玄默的‘自我’同样无动,同样与已知之宇宙相距遥远。这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以虚应的退步而脱略‘思想’的严格要求,或立为一种理由,以拒绝究诘范围之推广。

因此,在这些枯瘠的矛盾上,人类心思不能满足了。它必常要

